

紐西蘭博物館的後典範興革 ——從島嶼記憶之重塑與展演談起

楊 翎¹

摘要

紐西蘭是世界南島語族分布最南端的區域，也是玻里尼西亞移民最後抵達的島嶼之一。四百年來西方殖民者對於太平洋島嶼的統治意圖，影響著博物館在歷史過程中對族群認同的塑造。面對殖民經驗對於被殖民者在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博物館同時反映了解殖民力量的運作。本文以紐西蘭歷史最悠久的兩座博物館——奧克蘭戰爭紀念博物館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 和紐西蘭博物館 (Te Papa Tongarewa) 為例，探討毛利原住民相關展演設施之演繹、詮釋和實踐過程，以及博物館如何連結跨時間、跨空間、跨族群之權力、空間、藝術等面向，被客體化成為國家雙文化認同的依據。博物館作為國家象徵、文化生產和現代性的重要場域，其族群敘事的發展和變遷，伴隨著殖民系譜的聚散消長和多元族群文化權力之爭，擺盪於社會能量相互衝突、激粹和妥協之間，深度鑲嵌在殖民和解殖民記憶之重塑關係中。晚近國家政策逐步翻轉中心和邊緣族群的定義，博物館亦開始力尋「文化相對觀」的整合路徑，試圖在後典範的脈絡下，展現多元發展之「自我族群中心觀」的寬與厚，以期引導不同身分背景的觀眾，認識自我、同理他者，迎向後時代理想國家的想像。

關鍵詞：太平洋島嶼、紐西蘭毛利人、文化展演、奧克蘭戰爭紀念博物館、紐西蘭博物館、後典範

¹ E-mail: nmns.679@gmail.com

前言

本文以紐西蘭兩座指標性博物館為例，透過族群屬性、殖民系譜聚散、毛利文化復振和新移民等之社會現象，檢視博物館展演敘事的演變，如何面對殖民經驗對於被殖民者在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而理解後時代博物館典範轉移之過程、價值與意義。

環太平洋各島嶼的歧異度，不僅源自歷史自主權的多次變遷而已，同時也源於社會內部多元族群長期以來對於資源的爭奪。紐西蘭是地球上最後一塊被人類移住的主要大陸，約在 1,200 年前，南島語族從太平洋的中央來到紐西蘭。1642 年毛利人與西方人第一次接觸，直到 1769 年英國庫克 (James Cook) 船長來到紐西蘭後，開啟長達兩世紀的歐陸移民潮。近兩百年來，歐洲和各地的移民紛至沓來，經歷西方殖民、戰爭和去殖民化的過程，毛利和泛太平洋認同意識崛起，晚近來自太平洋諸島和亞洲的移民，也對紐西蘭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塑造了當今紐西蘭多元文化社會。

殖民勢力擴展和人類學的興立，皆與博物館有深厚密切的淵源。博物館百年來的歷史發展，在殖民、戰爭、民主化、全球化、新移民等政治力量的衝擊下，不同時期亦出現各自迥異的治理模式和主權敘事。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博物館為結合財政、學術、文藝和科學社群經驗之獨特產物，在蒐藏和展示上，著重自然史、科學和技術層面，以推動歐洲移民同化政策為主，鮮少涉及毛利或太平洋的人文歷史。1990 年代，長久受到排擠和壓抑的毛利人和太平洋島民，開始表達他們的觀點。博物館致力於復振原住民文化之際，也引發非原住民被邊緣化的爭議。至今博物館再現紐西蘭歷史和文化，毛利原住民已為不可或缺的元素。學術史觀的變化、

公共意識覺醒、國家政策，對 20 世紀末的博物館發展有深遠影響。

「奧克蘭戰爭紀念博物館」(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以下簡稱奧博)和「紐西蘭博物館——我們的地方」(Museum of New Zealand—Te Papa Tongarewa，以下簡稱 Te Papa)兩館皆於 19 世紀中葉由英國殖民政府引入建置，迭經 160 餘年的興革、蛻變與躍升，是紐西蘭最具指標性意義的公設博物館。作為國家政策宣示的溝通平臺，兩館並透過推陳出新的島嶼文化和自然展演論述，持續形塑新的毛利原住民符號，反映國家解殖史觀的運作。循此，本文從博物館之成立時代背景出發，深描社會條件和發展狀況，探究國家政策對博物館實際運作的影響，並審視博物館設立的政策目標的發展和變遷，如何面對不同的歷史治理經驗，包納和過去不同的意識型態，重新定位未來國家角色，形塑更為寬廣的後現代解釋，以期作為掌控整體文化資產的代表性機構，反映多元社會的各種需求。

在人類學的理論中，不同的典範，基於不同的認識基礎，來掌握社會文化的性質。經過本研究進一步的釐清，將有助於區辨後時代的博物館，如何作為解殖民之蒐藏、研究、展示、教育、服務等功能性機構，同時也是國族象徵、文化接觸、社群建構、記憶生產與再製等，後現代性情境互為辯證的動態場域典範。

殖民系譜的聚與散

多元文化論述對近代國家認同有深刻影響。紐西蘭就地理條件，屬於太平洋國家，但許多人卻認為屬於歐洲國家或至少是西方的一部分，為了更充分理解這一認同的經緯，本節將透過南島語族之遷徙、毛利原住民與西方接觸、帝國的殖民建置，以及後現代解殖演變，簡要爬梳紐西

蘭族群複雜的認同意識背景，以及島民主權的轉折過程。

數千年前，南島語族橫越太平洋的探險旅程，是人類大遷移的壯舉。根據毛利傳說，祖先 Kupe 從太平洋中央的故鄉 Hawaiki² 出發，來到從海中拉起，像大魚一樣的 Aotearoa（長白雲之鄉）陸地，在蘊含豐富天然資源的新地，以種植、狩獵和漁撈維生，發展出以家庭、Iwi（部落）和土地為基礎的社會，透過代代相傳各種有形和無形的承傳關係，建立歷史、家庭、部落的價值 (Park, 1986: 4)。毛利傳衍的歷史，一般分成 3 個時期：

第一時期為遠古毛利 (Archaic Māori) 文化，考古研究大約距今 1,200 年前，生活方式以狩獵和採集為主。第二時期為過渡期的毛利文化。當毛利人與歐洲人接觸之後，進入第三時期的毛利文化，即所謂現代的毛利文化。不管我們往前走多遠，我們還是與遠古的毛利緊緊相連，甚至可追溯到東加的 Mala 群島、科克群島（紐西蘭自治領地），它是我們遠古的故鄉。現在經由 DNA 比對、碳同位素遞減之追蹤分析等科學方法，發現我們（毛利和臺灣原住民）的起源是有相關聯的，我們有血源關係。最重要的是，我們是一家人。當然這中間隔著很大的時空距離。（奧博毛利裔館員 KR-201001）

1769 年英國庫克船長上岸後，接踵而來兩世紀的歐洲移民，是毛利傳統社會文化和自我認同不斷崩解和遭受威脅

的過程。海員將疾病傳染給毛利人，導致沿海人口銳減；毛利人以小作戰團體抵禦歐洲步槍的軍事入侵，更是傷亡慘重；渴望和平的毛利人視傳教士為和平使者，反而導致社會傳統重要文化象徵或制度快速崩解。1840 年，毛利眾酋長們和英國官方代表簽署了《懷唐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紐西蘭正式納入大英帝國殖民版圖。由於條約版本混亂和理解不同，加上毛利與白種人 (Pakeha) 之間仍存在不安的因素，條約簽訂後不久便被歐洲移民推翻，並引發英國與毛利戰爭，三百萬英畝的毛利人土地被英軍沒收 (Walker, 1989: 39; Kawharu, 1989)。1860 年代興起的南島淘金潮、勞力短缺，帶來更多世界各地的移民，包括英格蘭、蘇格蘭、歐洲和中國人紛沓而至。整個 19 世紀和 20 世紀上半葉，紐西蘭都處在英國文化影響之下。

外來殖民者對毛利文化和認同的衝擊延續迄今。雖然首批歐洲移民稱毛利人為「紐西蘭人」(New Zealanders)，有別於自己的「移民者」或「開拓者」身分，但一般仍視毛利人為演化中落後階段的民族，不符合理想中的國家認同圖像。白種人主控的出版和媒體，也不斷地將毛利人污名化，在居住、教育和就業上給予負面的社會評價。例如：1867 年成立原住民學校，僅將毛利語當作初中新生入學的銜接語言；1900 年代學校完全禁止說毛利語；20 世紀初，白種人口超過 50 萬，而毛利人則因戰爭、屠殺、失去土地和疾病等因素，人口大量減少至 4 萬餘 (Walker, 1989: 42, 49; Ireland, 1991: 73; Gore, 2002: 56-57)。

² Hawaiki 為傳說中玻里尼西亞人的原鄉。確切地點不明，一般推測位於玻里尼西亞，因為科克群島、大溪地和夏威夷島民，與毛利人有著類似的語言和文化。根據玻里尼西亞各地的傳說，Hawaiki 地處海洋的彼端，語意是祖先來的地方，毛利人理想中的 Hawaiki，是一廣闊大地，內陸高山白雪皚皚，有條河流潺潺流過，住民生活習慣和毛利人相同，並有大寺院。大多認為 Hawaiki 在西方，可以坐獨木舟前往，是塔內神的秘密基地、塔內神的聖水地，是天堂樂土，生命的泉源，人們可以再回到那裡。過去，以 S. P. Smith 為代表的許多研究者，曾針對 Hawaiki 傳說進行研究，用以推測玻里尼西亞人的移動路徑（矢野將，2000: 234）。

1970 年代以前，紐西蘭一直施行非正式的「白紐」政策，尤其偏好盎格魯撒克遜的新教徒，企圖將紐西蘭打造成歐洲單一種族的移民社會，以維護「南方的大不列顛」的形象。直到 20 世紀晚期，受到土地權紛爭、多元文化論述和亞裔移民等諸多因素挑戰，大英「祖國」認同的神話，以及單一屬性認同所隱含的價值圖像，才產生重大改變。二次世界大戰後，紐西蘭重新審酌國家認同和世界定位，向世界其他國家尋求更多元的經濟聯繫，以增強文化的獨立性，並轉而開始接受其他北歐國家的移民。1968 年由於經濟衰退、失業率攀升，移民在隨後兩年急劇下降。1970 年代初經濟的復甦，加上越戰、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等因素，長久以來主導移民同化政策的英裔認同逐漸崩解。1987 年政府頒布的《移民法》，主張移民的篩選，乃基於個人的價值，而不是人種，大幅提高多元文化的接受度 (Zodgekar, 1990: 307; Park, 1999: 184; Brooking and Rabel, 1995: 38, 47)。

與此同時，毛利人要求土地權利、歷史主權的認同問題，迫使政府重新定義主客位文化的定位。20 世紀毛利人口快速成長，加上太平洋島民的移居，近 21.2% 南島語族人口，已成為歐裔以外的第二大族群，與居社會主導地位的歐洲認同產生衝突。一些受高等教育的城市毛利人，受到戰後反種族主義思維、美國黑人民權、女性主義等社會運動啟發，開始為爭取更大的權利而努力。1970 年代抗爭團體陸續成立，直指《懷唐伊條約》中所列寬待毛利人和文化的條文，長久以來受到白人社會價值觀的威脅和漠視。並在每年「懷唐伊週年紀念日」號召抗議活動，以回復毛利人土地、語言和文化為訴求，促使官方開始重新定位建國文件。1975 年「懷唐伊仲裁法庭」(Waitangi Tribunal) 裁決毛利人擁有索賠的權利，毛利事務部於 1977 年推動「社群強調的是發展而不是同化」

政策，啟動毛利和非毛利族裔平等共治共享的雙文化主義 (Biculturalism)。即便如此，1977 和 1978 年 Nga Tamatoa 團體仍占領 Orakei 堡壘 506 天，於 1981 年發表「毛利主權宣言」，鼓吹毛利族獨立運動 (Awatere, 1984: 90; Walker, 1989: 49; Spoonley et al. (Eds.), 1990: 90; Gore, 2002: 57)。

社會逐漸認識到毛利的文化遺產和身分認同，接受毛利是紐西蘭社會重要部分的事實，雙文化主義的輪廓日益清晰。工黨執政期間 (1984-1988)，將「懷唐伊仲裁法庭」所賦予之索賠權回溯到 1840 年代。1987 年通過《毛利語言法案》(Māori Language Act)，將毛利語、英語和手語並列官方語言。一些毛利人向法院提出之土地、河流或湖泊再居住、漁礦資源使用權等案例獲判勝訴，並對英毛戰爭後，所沒收土地正式道歉和賠償。1990 年再草擬「邁向一個太平洋島嶼共同體」文件，提出「太平洋認同」的構想，聲稱是亞太地區國家，並加強與亞洲國家商貿往來的聯繫。上揭作為雖然有助於解決紐國內非原住民認同問題，但也實質存在族群間不相容的衝突性 (Bell, 1996: 7-8; Park, 1999: 184; Gore, 2002: 48-63)。儘管毛利和紐西蘭白人之間的緊張和鴻溝仍無法完全弭平，傳統文化和新殖民消費文化持續綿密互動，毛利無疑已是國際公認紐西蘭的重要象徵。紐西蘭公民並開始學習放棄舊有，基於共同的種族、文化和血統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廣泛接受多元文化，尋求一種以在地優先的新國家認同。

多元族群的關懷和再協商，是當代紐西蘭國家認同的最佳論據。回顧《懷唐伊條約》簽定後的殖民系譜，毛利人的語言、土地、生活形式等世代相傳的文化，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強勢治理和箝制，戰後納入非英裔的歐洲、太平洋島嶼和亞洲等移民後，毛利之固有權利和歷史認同逐步被喚醒。面對傳統與現代、技術與思

維、無形與有形資產等多元文化雜拼與觸動的社會，紐西蘭同時透過博物館，重新書寫國家與族群的史觀，定義多重文化的典範價值，以打造後時代理想國家的想像。

博物館：殖民流變、戰爭離散到在地嵌入的櫥窗

紐西蘭是世界公認的年輕國家，殖民初期缺乏在地人文相關材料，且不被認為有「合適」的史觀，據以建造一個鮮明的國族特徵，加上移民人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認為自己是英國或歐洲人，因此 19 世紀設立的博物館，往往以頌揚西方文明為目的，延續著歐洲博物館的傳統架構圖像，以自然史、古典藝術品、民族形成和戰爭史為主，強調歐洲殖民統治的主導地位，意味忽視毛利等少數民族文化的存在和貢獻。直至戰後，日益多元化的文化社會意象，挑戰博物館傳統對文物所有權和控制權，包括：博物館的社會地位為何？誰已經、或誰應該擁有知識生產和意義製造的權力？博物館是否為最適合保存、詮釋、呈現原住民族珍貴文物資產和文化生活的場域？原住民族希望在保存和呈現珍寶上，擁有更多的控制權，特別是這些珍寶藝術等同於族群的文化和認同，必須被視為活生生的和動態的，而不是凍結的時間，需要被釋放、解放和爭取自由 (Hakiwai, 2005: 154)。因此，反思博物館與毛利人及太平洋島民之間的關係，無論是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重要的核心。

19 世紀博物館在歐洲出現時，人民已具有先驗的國家概念，因此博物館被視為國家的公共機構，由歐洲人移民紐西蘭之初，便開始蒐集自然史和民族學標本得以印證。《懷唐伊條約》簽署的隔年 (1841)，一艘停泊在北島惠特比 (Whitby) 港的移民船上，設有一間毛利文物陳列室，當作移

民登島前的簡報站，視為紐西蘭博物館的濫觴。1852 年，奧克蘭省政府首先在奧克蘭大學校園的一間木屋內，成立「奧克蘭博物館」(Auckland Museum, 1852~)，以「闡明自然史、新殖民的拓荒物質，以及紐西蘭毛利和太平洋諸島人民的器物」為目的。1865 年配合首府移往威靈頓，殖民政府在議會後方小木屋設立「殖民地博物館」(Colonial Museum)。兩館皆以宣揚西方文明和跨國殖民資源為宗旨，初期建置重點在自然史，其中又以地質學標本是建館初期館藏大宗，用以彰顯殖民地礦業資源的探勘和開採的成果，作為掌握在地資源的展示櫥窗，以及助長不斷增長的殖民地認同 (Te Papa, 2013a)。

在這種時代氛圍下，博物館提供了獨特的殖民地認同意識，從某種意義上強化了帝國的認同，宣導並形塑狹窄的國家神話和圖像，毛利民族的價值和意義是被忽視的。再者，受到演化論、經濟和技術功利主義的思維影響，博物館的蒐藏偏重自然史和科學材料的蒐集與展示。因此，毛利物質文化遺產常隱身在古代或自然史的蒐藏展示架構中，和鳥類、動植物或其他自然史奇珍標本並置陳列，僅當成是演化過程中出現的環節，和歐洲白種文明形成對比，亦與紐西蘭發展史脫節。這種態度從 19 世紀持續到 20 世紀，傳達的是另一個時空國家的毛利文化，和現生社群割離的意識型態 (Mane-Wheoki, 1995; Gore, 2002: 84-89)。

另一方面，19 世紀作為殖民機構的博物館，和海外有著廣泛的連結，除了從歐洲輸入器物或古典文物複製品外，也頻繁出口在地標本至歐美國家。蒐藏動機往往是多方面的，毛利和太平洋島民的傳統器物或遺骨標本，常被當成奇珍異品、古玩或原始藝術，蒐藏經濟於是在國際藝術市場中活絡起來。鑑於毛利文化快速流失，殖民政府於 1901 年頒布《毛利古物法案》

(Māori Antiquities Act)，限制毛利遺產和其他具有歷史或科學物件出口，作為凝聚歐裔移民者認同新國家的途徑。兩次世界大戰間，博物館呈發展停滯狀態。為紀念在歐陸戰場陣亡和失蹤將士並因應擴建需求，奧博於 1929 年遷移至中央公園現址，更名為奧克蘭戰爭紀念博物館 (The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1960 年開放二次世界大戰紀念廳，並在前庭矗立奧克蘭陣亡戰士紀念碑，作為遺族緬懷悼念親人、袍澤，以及軍旅舉辦紀念活動的場所。其後，受到新興國家和歷史意識的影響，檢討國家博物館的聲浪日漸浮出，博物館被迫重新反思國家詮釋、國家認同、歷史立場，與博物館的社會角色和專業發展，並開始重視地方族群的歷史、知識之蒐藏和保存，以及歐洲移民帶來的衝擊和影響 (Park, 1986; AM, 2002)。

對大多數毛利或太平洋島民而言，博物館雖然掌控了他們的物質文化和藝術遺產，卻是個疏離和沒有生命的地方。1968 年奧博首度任用研究殖民史的專業館員，紐西蘭的其他主要博物館，也開始蒐藏和展示地方的歷史文物，包括歐洲早期至後期移民組構的不同史觀。1970 年代以降，博物館進而重視與毛利社區的關係，如：諮詢部落對神聖標本的處理習俗，開放毛利人共同參與展示事務，口述歷史紀錄逐步扭轉了紐西蘭的歷史意識。1984 年在紐約揭幕「毛利：紐西蘭毛利藝術珍藏」(Te Māori: Māori Art from New Zealand Collection)，是第一宗以毛利珍寶為主題的國際

巡迴特展，同時是毛利文化復振的重要里程碑。該展由毛利事務部 (Department of Māori Affairs) 主持，邀請毛利裔人類學家 Sidney Mead 教授和毛利社群共同策劃，結集 12 座博物館藏品，以彰顯毛利器物背後豐富的涵義。該展在美國四地巡迴後，1986 年續返紐西蘭四城市展出³。所有巡迴展點開幕時，皆請毛利長老以戲劇化儀式解除珍寶禁忌，再移交給主辦博物館展出，傳達毛利人代代相通的靈力。展出期間廣泛吸引媒體的關注，大眾對毛利人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角色有更多的認識，所再現的各部落的文物，增強毛利人對自身遺產的認同意識，對毛利人社會地位的提昇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Simmons, 1984: 2-4; Mead et al., 1984, 1996; McManus, 1988: 65; 趙恩潔譯, 2009: 187-188)。

過去，曾因自己是毛利人而感到自卑。現在，我以身為毛利人為榮。(Te Papa 之毛利裔館員 MB-201211)

「毛利：紐西蘭毛利藝術珍藏」巡迴展是實踐雙文化政策 (Bicultural Policy) 的分水嶺。1980 年代中期以降，以西方或歐洲為中心的主流價值開始反轉，社會逐漸接受毛利的文化和歷史，是國家認同建構的一部分。1988 年紐國政府以設置一座新國家博物館為目標，成立「計畫發展部」，徵詢全民包括毛利部落族長在內的意見想法。1990 年代，進一步推動遺址和博物館計畫，針對國內 4 座指標性博物

³ 毛利族展示構想於 1973 年提出，參與規劃單位包括：美國藝術聯會 (American Federation of Arts)、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紐西蘭政府和紐西蘭各博物館。直到 8 年後計畫始正式獲紐西蘭政府批准，並設立管理委員會。美國巡迴地點包括：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聖路易美術館 (Saint Louis Art Museum)、舊金山的笛洋紀念美術館 (the M. H. de Young Memorial Museum)、芝加哥的費氏博物館 (Field Museum)。參觀人數約 30 萬人。紐西蘭巡迴展出地點包括：威靈頓國家博物館和藝廊 (the National Museum and Art Gallery，即 Te Papa 博物館前身)、達尼丁 (Dunedin) 的奧塔哥博物館 (Otago Museum)、基督城的羅伯特麥克杜格爾美術館 (Robert McDougal Art Gallery) 和奧克蘭城市藝廊 (Auckland City Art Gallery)。總參觀人數約 92 萬人 (Mead, 1996)。

館立法，確保毛利人參與博物館和文化資產事務的權利⁴。例如，1992年《紐西蘭 Te Papa 博物館法》決議「國家博物館」附加毛利語 Te Papa Tongarewa 命名，意指「我們的地方」(Our Place)⁵。結合國家美術館的典藏和展示，以跨領域方式述說紐西蘭的故事；同時與毛利原住民建立夥伴式關係，授予《懷唐伊條約》權利人發聲權利。歷時4年興建的 Te Papa 於1998年在 Te Ati Awa 部落舊址上開幕。從「殖民地博物館」(1865-1907)、「領地博物館」(Dominion Museum, 1907-1972)、「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1972-1992)到 Te Papa，經歷殖民到後殖民各時期，不同館名、館址、首長的變遷和交替，映照紐西蘭人對博物館的態度與期許，同時帶動對歷史和認同看法的影響 (Tapsell, 1998; Te Papa, 2013a)。

雖然政府透過博物館建立社會關係，表達從殖民到解殖民歷史過程對族群認同的塑造，刻意與西方殖民歷史保持距離，逐步將過去殖民歐洲事務邊緣化，強調族群漸融共存的史觀，表現後殖民、新歷史的後典範立場。但一些學者們指出，博物館實際建構的是「毛利人和白種人有所差異」的雙文化概念框架。Thomas (1994: 184-186) 認為博物館透過自然環境面向，強調毛利人擁有白種人所欠缺的靈性和能量，然實則將居住在都市的毛利人排除在

外。Tapsell (1998: 291-299) 則表示：博物館所謂的包容概念，是開放館藏珍寶與毛利各部落群體互動，然而，毛利斯土斯民 (tangata whenuat) 權利角色的概念，並非完全由靈力珍寶 (mana taonga) 的定義來支配。學者們指出的質疑論點還包括：博物館以柔性威權主義，操弄新博物館學的技術，扮演教育推廣的角色，包括對於毛利意義的思考。

對紐西蘭各族群而言，博物館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博物館藏品是文化和感情的託寄，同時也涉及紐西蘭人對認同的尋求。由於1990年代以降，紐西蘭主要博物館將歐洲殖民時期的歷史邊緣化，也引發非毛利族群認同的不安感⁶。紐西蘭短暫的歐陸移民史料，夾在回歸祖國光環和毛利固有主權爭議之間，長久以來亦並未受到重視。殖民初期，國家認同與英國並無區別，博物館支持紐西蘭是白色和英國的形象，傳統男性為主的史觀，婦女和弱勢社群的歷史常被忽略。戰後，單一國家的詮釋受到各種因素的挑戰，社會「歷史」角色定位越來越重要。前所未有的新國家和歷史意識在博物館中攪動，博物館日漸意識到社會中不同群體的知識，以及社會必然存在的不同詮釋。這些趨向咸皆突顯紐西蘭國家認同的本質問題。由於大環境對紐西蘭國家定義的關注日漸增強，除了政治和經濟層面，毛利或太平洋島民

⁴ 包括：1992年《紐西蘭蒂帕帕博物館法》(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 Act 1992)、1993年《坎特伯雷博物館信託委員會法》(Canterbury Museum Trust Board Act 1993)、1996年《奧塔哥博物館信託委員會法》(Otago Museum Trust Board Act 1996)以及1996年《奧克蘭戰爭紀念博物館法》(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 Act 1996)。此外，1991年成立「文化事務部」取代原負責文化事務管理的「內政部」，1999年更名為「文化和資產部」，將文化事務部的功能擴大到資產委託管理，2000年再從內政部增置歷史和資產單位 (O'Regan, 1997: 10; Gore, 2002: 136-137)。

⁵ Te Papa 一詞源於毛利語，為容器 (container)、場址 (site) 的意思。Te Papa Tongarewa 意指：珍寶所在的地方 (the place where treasured things are held)。

⁶ 《主權報》社論 (Dominion Editorial, 1996) 曾出現如下的評論：Te Papa 每年花費納稅人2.8億紐幣，應改名為毛利和太平洋島嶼博物館。偌大的空間，在犧牲歐洲的面向下，觀視毛利和玻里尼西亞。諸如 Elgar 的歐洲移民蒐藏，過去廣受不同世代兒童的喜愛，即將被收起來或解體……。問題是玻里尼西亞主題占壓倒性多數，歐洲事務被排除，並未全面考量後來移民所帶來的重大影響。

是否能站在公平相對的基準上，保留或恢復掌控一定程度的文化遺產，為當代博物館所要面對的課題。

奧博和 Te Papa 之展演敘事：雙文化主義與大歷史解構

奧博和 Te Papa 是紐西蘭最具指標性的兩座公設博物館，累積 160 餘年大洋洲諸島之蒐藏、研究與展演成果，不論年代跨距和涵蓋地域範圍皆相當完整，是全球保存毛利和玻里尼西亞文化最重要機構。相關之展場面積、標本陳列典藏總數、推廣活動的廣度和密度，並列全球博物館之冠，常為學者、學生、藝術家和毛利社群高度使用。面對博物館的政治和公共性質角色、不同歷史階段的認同和挑戰，兩館皆以雙文化立場，多元呈現島內戰爭、歐陸繫帶和族群關係的歷史觀點。在社會資源開放與共享流通的理念下，兩館全年開放，除了提供不同族裔、不同語言的觀眾服務，也針對不同年齡層、性別、肢體障礙觀眾提供分眾服務。多國語言導覽和指南摺頁，包括：英語、毛利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荷蘭語、日語、中文（奧博另有韓語）等。

因此，筆者以兩座博物館發展和變遷論述，作為檢視紐西蘭國家史觀的重要工具指標，並以毛利相關展演設施，包括鋪陳基模、物件陳述的邏輯、展演符碼的性質等，討論有關民族文化記憶的主體構成，以及「他者性」和文化身分認同的博物館實踐。

一、文化和自然的新意涵

博物館不僅是旅遊指南中必遊景點，重要的是背負著典藏國家自然與文化資本，羅織國族認同、貫徹國家主體性、宣揚國家意識和政策的使命，即誠如 Te Papa 入口的毛利文所示：

Te Papa 是一個主要入口 (Waharoa)，一個讓您探索紐西蘭的人與其歷史絕佳途徑。館內蒐藏了價值非凡的毛利文化珍寶 (Taonga)、藝術品和標本文物。以充滿故事性，生動有趣以及互動式的方式呈現給來參觀的遊客。在 6 層廣大博物館內，您可發掘紐西蘭廣大的歷史背景和故事：從紐西蘭土地的形成到多樣化的人文景觀，其獨特的野生環境到栩栩如生的特殊文化，你都可以在 Te Papa 博物館內找到。(Te Papa, 2013b)

奧博和 Te Papa 兩館的蒐藏研究，皆大分為自然環境科學和人類文化史兩大領域。奧博的自然科學領域設有：植物、昆蟲、海洋生物、陸生脊椎動物學門和蒐藏庫，人類史領域則包括：考古學、民族學、紐西蘭史、戰爭紀念、應用藝術與設計學門和蒐藏庫，館藏攝影作品 120 萬張。Te Papa 在蒐藏研究方面亦分為文化史和自然環境兩大領域。文化史領域下設：手稿文卷、藝術、歷史、太平洋文化、影像、毛利珍寶等部門。自然環境領域則下設：鳥類、甲殼動物、魚類、脊椎動物化石、昆蟲、蜘蛛等近親、海洋哺乳動物、軟體動物、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植物等部門。作為國家資源蒐藏管理整合單位，提供之線上數位藏品訊息超過 20 萬件 (Te Papa, 2013a)。

兩館皆設有紐西蘭人文和自然地景、毛利文化、太平洋區域相關展示，並邀請毛利人參與博物館研究、展示、教育事務，推動與部落間的互動合作。奧博現行「太平洋子民館」(Pacific People Gallery) 於 2000 年更新建置，由「毛利」(Māori Court)、「太平洋生活方式」(Pacific Lifeways)、「太平洋文物傑作」(Pacific Masterpieces) 三廳組成，陳列的民族學標本主要集中在：毛利、玻里尼西亞和新幾內亞等區域，包括：會所建築、獨木舟、雕刻、織品、圖像、模型等品類。

奧博 Rodney Wilson 前館長在〈1993-1994 年的組織計畫〉中指出：「我們將成雙文化博物館，……博物館與毛利人將定調為合作夥伴關係」(MoNZTPT, 1997: 20)。為增進對毛利文化和民俗價值的理解，設置「毛利評價小組」(Māori Values Team)，針對毛利珍寶和人群的詮釋是否採用毛利人觀點？能否被毛利人接受？等事務進行評估 (AM, 2010)。Te Papa 則以「珍寶靈力知識」作為經營目標理念：「願景是重新連結部落 (Iwi) 和珍寶間的關係，在廣泛的意義上，復振毛利人的知識、語言和習俗，透過各樣有形和無形的藝術和智慧，表達毛利人的歷史、家庭、部落的價值，以重建代代相傳的關係。」(Te Papa, 2013c)

兩座博物館皆透過標本整合管理，探究文化和自然的新意涵，強化展示和教育活動的敘事內容，以嶄新和多樣的路徑展現國家雙文化認同的洞見。

二、太平洋島民的展演敘事

不論就地理位置和歷史而言，紐西蘭屬於

太平洋。但紐西蘭人會認為自己是太平洋島民嗎？你呢？快來為自己做決定吧！(Te Papa, 2014)

奧博的「太平洋生活方式」、「太平洋文物傑作」兩廳展出太平洋島嶼族群標本總計 1 千 2 百餘件，涵蓋東加、斐濟、紐埃、萬那杜、科克群島、吉里巴斯、薩摩亞、索羅門群島和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地區。透過打獵、捕魚、服裝、娛樂和渡海時攜帶的工具器物，呈現不同族群多樣的日常思維和生計技術。此外，亦陳列太平洋島嶼和歐洲人第一次接觸時期的重要物品，對島民文化殖民化之和平或戰爭歷史多有探討，同時彰顯太平洋傳統文化之所賴以延續的力量。

Te Papa「太平洋島民在紐西蘭的故事 (tangata o le Moanaa) 展廳」，揭示太平洋島嶼文化對紐西蘭深刻的影響。從南島語族的擴散和遷移軌跡開始，以雙帆雙體船和影像疊影的虛實手法，帶領觀眾進入 8 百年前航海時空穿梭之旅（圖 1）。經歷大航海時代、西方殖民時期和世界大戰，近百年來因著不同因素，太平洋先民分不同



圖 1. 劇場透過玻璃投影疊影在雙帆雙體船上，講述的是祖先航行大洋洲旅程的故事。側面看為實體船模型。（攝影／楊翎）

批次登陸建立家園，展示從古代獨木舟、手編織品、當代珠寶到太平洋音樂，從街道、運動場、錄音室、時尚伸展臺到超越政治舞臺等所有生活領域（圖 2-5）。鮮紅色牆面上一張張黑白照片，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為英國殖民政府戰死歐陸沙場的太平洋裔傭兵（圖 6）。罐頭拼貼的牛隻造型，象徵西方輸入對島民生活的衝擊和影響（圖 7）。1950 年因勞工短缺，引進大量太平洋島民來紐工作，太平洋音樂、藝術、刺黥、流行文化也隨之引入（圖 8），在此可傾聽 1960 至 1970 年代島民離鄉尋夢的生命史（圖 9）。

經由兩館太平洋島嶼展區之參觀路

線、展廳配置、物件等元素的鋪陳解讀，可知兩座博物館的展示，皆是一種尋求再現整個太平洋世界，尤其是玻里尼西亞和美拉尼西亞的現實性，以及人群生命型態的描述，並不斷地透過圖像和物質去喚起社會和文化的全體性。此外，同時藉由導覽人員對館內民族誌藏品的深厚描述，彰顯出物件功能和意義的複雜度。

三、毛利文化的複向詮釋

奧博的「毛利廳」位於「太平洋子民館」的正廳。導言配圖是毛利 Hinaki（鰻魚捕籠），宛如 Gell (1999) 對紐約非洲藝術中心捕獵網的解析：博物館是設下陷阱



圖 2. 毛利人祖先乘坐獨木舟來到紐西蘭。Vaka 是船之意，是島嶼之間連結的交通工具。（攝影／楊翎）



圖 3. 庫克群島頭目 1872 年獻給紐西蘭殖民政府的披風。（攝影／楊翎）



圖 4. 太平洋島民的武器、黥齒項鍊、頭枕、屋板雕刻等展示，呈現多樣的生活思維和生計技術。（攝影／楊翎）



圖 5. 太平洋島民的工藝品展示，上方為樹皮布。現今在出生禮、婚禮、葬禮等特別儀式場合，還保有交換布料的傳統。（攝影／楊翎）



圖 6. 參與太平洋戰役喪命的島民照片，宛如祭壇形式般陳列。見證島民捲入世界體系後，投報殖民政府軍隊送往戰場的滄涼生命史。（攝影／楊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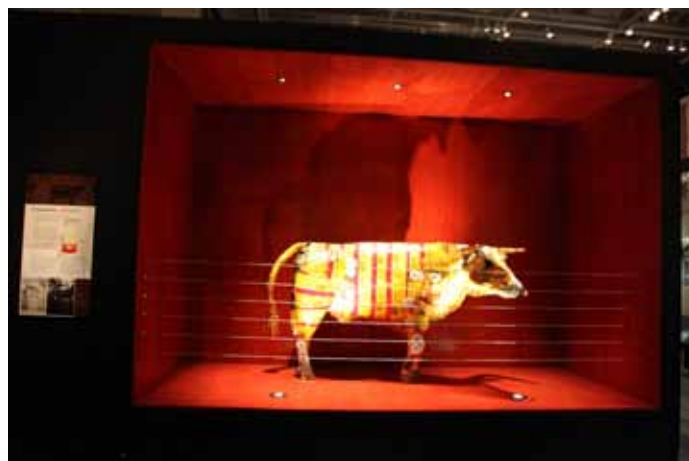


圖 7. 罐頭拼貼的牛隻造型，象徵進口貨對島民生活的衝擊和影響。(攝影／楊翎)



圖 8. 1950 年因勞工短缺，引進大量太平洋島民來紐工作，太平洋音樂、藝術、刺鯨、流行文化也隨之引入。此為注入島嶼傳統元素的時尚走秀展演。(攝影／楊翎)



圖 9. 人物圖像代表來自太平洋不同島民的生命史，走到圖片面前，可啟動人物開口述說移民的故事。(攝影／楊翎)

圈套等待獵物上門的獵場，似在暗示張網靜候觀眾入籠（圖 10）。毛利廳展出文物 1 千餘件，包括：先民從玻里尼西亞遷移至紐西蘭早期所遺存的考古出土物、各部族傳統雕刻藝術、民族手工藝品、日常生活用品、復原重建的集會場所，以及一艘 1836 年建造現存最後一艘 25 公尺長毛利戰鬥用獨木舟。展廳東側，擺置一座 Pa（堡壘形式的村寨）的縮尺模型，透過部落廣場和建築的細部表現，再現 17 世紀毛利部落地景環境和生活狀態。毛利並依據季節的變化，在各村寨之間不斷的移動，春天播種時出寨，秋收時回寨，將作物放置在 Pataka（貯藏屋）中。

就像是一般人所擁有的保險箱一般，貯藏屋是頭目和族人的財庫。貯藏屋外觀力求精美，沿著斜頂蓋往下看，在末端可看到強而有力的雙眼，傳達著主體的熱力。在頂上末端的圖像雕刻，象徵的是大膽墾荒。因為未



圖 10. 奧博毛利廳入口面版導言，表陳毛利珍寶得以確證過去、現在和未來——毛利是活生生昔存與今在的人類文化。（攝影／楊翎）

開墾之地對毛利人而言意謂著財富和實用。貯藏屋代表你找到了開發荒野的策略，獲得如此多的肉、穀倉，這正是貯藏屋的一般意義。（奧博歐裔導覽義工 LU-200912）

展廳的兩座貯藏屋和許多屋板展件，全部都一致呈洛紅色。原因是 1950 年伊莉莎白女王至奧博參觀時，館方為讓女王對展品有如新完好的印象，於是重新油漆許多展件。多次慘遭塗油漆的物件，還包括一件村寨入口的雕刻門板 Waharoa，1982 年館方維護人員逐步為此件進行塗料清除和修復工作，目前已還原為紅、白、黑和綠色相間的多樣色彩原貌。另一件經典展品是毛利 Hotonui（會所），原建於 1878 年，是 Thames 地區東海灣部落間互相饋贈的結婚大禮，1924 年由奧博移建於展覽正廳，將腐爛或遺失和編織的部分重新補好，油漆成單一的洛紅色，現在逐步將過度著成紅色部分清除，回復成來的顏色 (Park, 1986: 5; AM, 2009)。

會所建築的空間結構，除了是毛利宇宙觀的投射，同時也隱喻著社會組織和性別分工的歷史意識。透過導覽人員對民族誌藏品的深厚描述，彰顯出物質功能意義的複雜度：

我們有幸擁有這些美麗的珍寶和性靈的元素。我們相信思想、精神和實質 3 種健康幸福的存在。以此延伸毛利珍寶同樣也有這 3 種價值，例如部落會所是實質的，部落會所也是精神的，更重要的是你能思考，那是思想上的。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看著部落會所屋頂木雕時，可以發現 3 種雕刻圖像形式。（奧博毛利裔館員 KR-200901）

會所同樣也是 Te Papa「毛利原住民展廳」(Mana Whenua) 的中心。該空間以聚落形式展開，講述的是人與海洋、土地的複雜關係，以及土地在文化中的重

要價值。現存最古老的毛利會所 (Te Hau ki Turanga) 的旁側，分別是 1850 年代貯藏屋 (Te Takinga) 和 500 年前低矮的家屋 (wharepuni)，並透過部落重建家屋前的口述歷史紀錄片，說明家譜和身分追溯，以喚起毛利經驗的記憶（圖 11、12）。對面的遠航獨木舟模型和航海工具展示區，述說的是毛利祖先如何從傳說中遙遠的原鄉啟程、航行到登陸，所面對各種衝突考驗和適應生存的故事。展廳四周輻射結合傳統雕刻物、織品、樂器等毛利器物，傳達物件在社會生活中的角色，並設計音律互動裝置，讓觀眾感受毛利代代相傳共鳴的靈力（圖 13）。

我在博物館扮演兩種身分：博物館人和原住民，而兩種人當中最重要的是原住民的身分，毛利人擺在第一位。我們需要毛利的官員，需要影響力的人。……博物館需要毛利人來幫忙，應該鼓勵更多毛利人來參與，因為如果有更多毛利人參與，就會和他們的社區有更多的連結與互動。社區與博物館形成夥伴關係是很重要的事。我的族人和家人，知道我在博物館，我就能將博物館與他們做更好的連結，甚至將連結擴展出去。（奧博毛利館員 KR-200901）

為實踐國家雙文化政策，自 1995 年以降，Te Papa 高階管理團隊 (senior



圖 11. 毛利原住民展區，空間以祖靈屋會所為聚落中心，向四周輻射。此為 1840 年代紐西蘭現存最古老的祖靈屋 Te Hau Ki Turange。（攝影／楊翎）



圖 12. 毛利家屋門戶低矮，可入內參觀。旁側展櫃陳列魚簍等日常生計工具。（攝影／楊翎）

management team)，採行政總裁 (CEO) 和毛利領袖 (Kaihautū) 共治模式；奧博則於 1996 年在議會立法下成立信託理事會 (Trustee Board)，採部落族長會議 (Tau-mata-A-Iw) 共同諮議制，邀請毛利代表擔任理事會委員參與館務決策。兩館皆透過雙首長或雙決策制度，確保毛利族參與博物館治理、績效監控、管理和運作，建立與毛利社群的合作夥伴關係。此外，亦雇用多元族裔背景的館員，以對應紐西蘭後殖民時代社會的特色。

Te Papa「毛利部落特展」區，每隔兩年和不同部落合作推出新展示，毛利籍館員負責諮詢各部落，從部落主位角度，直接參與選件、詮釋和策展，探索部落產

出成品與祖傳珍寶間的特殊關係，用以鼓勵增強傳統、現代和未來生活的連結（圖 14、15）。物歸原主計畫，分不同面向進行：一是提供流落海外的自然人文標本，回歸紐西蘭本土的指導方針；另是與毛利部落合作，建立文物監護托管修復服務機制，紐西蘭政府亦提供基金，授權 Te Papa 處理毛利祖先遺骸返還部落計畫。

Te Papa 身為國立博物館，持續扮演著紐西蘭自然與文化寶藏的守護者。Te Papa 遵守「mana taonga（靈力珍寶）原則」，跟所有與館藏有關聯的群體保持密切聯繫，包括毛利人社群和各部落。認同自身與珍寶的獨特關係。毛利部落無不傾盡所能，



圖 13. 毛利人用傳統素材製作的歐式服裝，顯現殖民文化的微妙滲入與相互採借。（攝影／楊翎）



圖 14. 島嶼間之航海工具與技術展示。露兜樹纖維編帆，是遠程航行的必要裝備。（攝影／楊翎）

協助館方的研究與保存，以能完好呈現毛利文化的寶物。

Te Papa 保存了毛利人祖傳與當代的珍寶，不論是在藝術、歷史、自然史或太平洋文化方面，這些珍寶在國家文物中都占有重



圖 15. 每兩年輪流和不同毛利部落共同策展之特展空間（攝影／楊翎）

要的地位。對毛利人而言，珍寶不僅僅是物品，還象徵著他們的根；珍寶代表的是一條不可斷的線，一端牽繫著過往，一端指引著未來。

展覽中的珍寶，對眾人訴說的不只是毛利人的歷史，還有他們的世界觀和對自身的認同，也透露出毛利文化——一個堅強而能適應環境的文化。（Te Papa, 2013c）

「毛利原住民」在紐西蘭是多層次意義的動名詞。奧博毛利小組成員整合自全館各部門專業領域，包括：蒐藏管理、公眾活動、財務、設備、圖書館，定期由毛利籍主席召集會議，以持續更新各階段政策、實踐和程序內容，提供博物館在管理、採集、蒐藏、展示、詮釋和行銷等建議，也常支援館方的重要儀式的展演活動（AM, 2010）。Te Papa 展演設施的布局，更意圖呈現連接過去、現代和未來的連續動態，營造體驗毛利多面向豐沛活力的環境。如：戶外「叢林都市」，提供民族植物活體生長的环境（圖 16、17）。接待大廳一側是 1907-1908 年代基督城文化博覽會特製的村落牌坊，前側是通往當代藝術秘境的門框，播放著毛利勇士圖像（圖 18），右側是「震撼力廳」，結合毛利人大



圖 16. 叢林都市戶外展區，打造紐西蘭縮小版自然環境。有木橋、流水、螢火蟲洞、火山熔岩等。此為螢火蟲岩洞。（攝影／楊翎）



圖 17. 透過標籤介紹，認識紐西蘭各種民族學植物，包括國草銀蕨 (Ponga)、製作毛利草裙 (Piupiu) 的亞麻類植物等。(攝影／楊翎)

地之母創世傳說，展示板塊活動、地震、火山和水，如何構成紐西蘭自然環境（圖 19、20）。人類文化和歷史主展區位於 4 樓，包括：毛利原住民、毛利會堂、建國標誌、護照、太平洋島民在紐西蘭的傳說、金色時代（圖 21）、天堂一角：20 世

紀紐西蘭、探索中心（毛利文化、橫渡太平洋之旅、靈感驛站）、特展室等。5 樓則是國家藝術品蒐藏之家，展示當代多樣化藝術創作，作為分享價值、活動和生活方式互相建構的證據。

四、建國與移民的文化史觀

在族群相遇和衝突方面（圖 22），奧博的「紐西蘭戰爭的故事館」，以「心痕傷痛」為主題，設有：紐西蘭戰爭、波爾戰爭 (Boer War)、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武器、猶太大屠殺、噴火式戰鬥機、零式戰鬥機等展廳，從殖民早期毛利與歐洲人的糾葛，到兩次世界大戰相關史料與武器，展廳後方並附戰士紀念祠。在解殖史觀下，奧博亦透過「奧克蘭 1866 年廳」來重建奧克蘭殖民時代街景（圖 23），並藉由「其他世界」：亞洲藝術品、古老世界、陶瓷等展館，來闡述歐裔和亞裔國民的文化背景。至於 Te Papa，相對強調《懷唐伊條約》的時代意義和影響：

1840 年毛利酋長們和英國官方代表簽署了《懷唐伊條約》，當時毛利人在合約文件上用手指紋蓋印，改變了毛利人的未來和紐西蘭歷史，所以 Te Papa 用手指紋



圖 18. 通往當代藝術秘境的門框，播放著毛利勇士圖像。連接 2 至 4 樓的無障礙走道。(攝影／楊翎)



圖 19.「震撼力廳」展示板塊活動、地震、火山和水，如何構成紐西蘭自然環境，並結合毛利的人類起源傳說。（攝影／楊翎）



圖 20. 毛利大地之母創世傳說，在富聲光效果的小劇場中展演。（攝影／楊翎）

意象作為博物館的標誌，象徵不同族群相遇和連結的開端。（Te Papa 歐喬館員 BR-201211）

「建國標誌 (Ngā Tohu Kotahitanga) 展區」，講述的是《懷唐伊條約》的簽署過程、內容和歷史爭議。挑高 8 公尺的楔形空間，宛如教堂般莊嚴宏偉（圖 24）。端景處為兩種複刻版本之放大羊皮紙合約，玻璃夾層下的空間，陳列完整原始的殘破文件副本（圖 25），以英語和毛利文對照方式，說明簽約的背景內容，以及各歷史時期對紐西蘭人生活的影響（圖 26）。前

庭灌木叢林列柱意象，用以突顯社會對建國文件各方說法，提供不同意見論辯、表達更廣泛現代解釋的平臺，周邊並設置供安靜沉思的座椅。

大歷史中的社會事件，如何與家族史或個人史的口述記憶，交織出紐西蘭人集體的多元認同？為期引導不同身分背景的觀眾，認識自我、同理他者，「護照 (Passports) 展區」，以「血液的分流：散落到遙遠的國度」作為入口導言，透過各色臉孔頭像的影像互動，記錄來自世界各地移民的離散經驗，展現紐西蘭如何被寄予未來



圖 21.「金色時代」為一情境劇場，觀眾首先走入一間古物店，當店主拉下鐵門打烊後，這些百年舊物開始有了生命，帶領觀眾進入紐西蘭人共同走過的歲月，表達不同族群對這塊土地的參與和認同。(攝影／楊翎)



圖 23.「奧克蘭 1866 年廳」重建奧克蘭殖民時代街景。(攝影／楊翎)



圖 22. Te Papa 展示中，庫克船長「奮進號」上的大炮，為 1750-1760 年間製品，見證毛利與歐洲人的二度相遇。(攝影／楊翎)



圖 24.「建國標誌展」講述的是 1840 年毛利人和英國人所簽署《懷唐伊條約》的過程、内容和歷史爭議。以列柱意象來突顯對建國文件各方說法之林。(攝影／楊翎)



圖 25. 放大的羊皮紙合約夾貼在毛玻璃中，兩側分別以毛利語和英文，投影立國文件的條約內容，觀眾以仰視的角度瞻閱，走入百餘年前族群相遇的時空膠囊。(攝影／楊翎)



圖 26. 合約原貌（複製品）展示。毛利人自此捲入世界體系，社會急速變遷。(攝影／楊翎)



圖 27.「護照廳」講述紐西蘭多元文化移民的故事和國家認同。(攝影／楊翎)

新天新地的幸福希望（圖 27-30）。融和展示室 (The Mixing Room) 凸顯的是多元族群的認同，互動投影桌上的每張臉，代表一段飄洋過海來到紐西蘭的文化，背後有著屬於他／她不同的移民故事（圖 31、32）。「天堂一角：20 世紀紐西蘭 (Slice of Heaven: 20th Century Aotearoa) 展區」，同樣也從個人生命史角度對應大時代社會歷史，呈現的是改變紐西蘭的故事、人物和事件，包括：婦權解放運動、1890-1910 年尋常百姓家屋擺設、各年代最流行的男生和女生名字、公共與醫療設施、太平洋戰爭英美聯防期間男女與家人感情，最後以十字架象徵塵歸塵、土歸土的戰爭結局（圖 33-36）。同時透過「像鯊魚一樣為生存而奮鬥」的電腦互動生存遊戲，讓觀眾扮演 20 世紀初毛利人角色，同理和外來移民接觸後，如何調適被污名化的心路歷程（圖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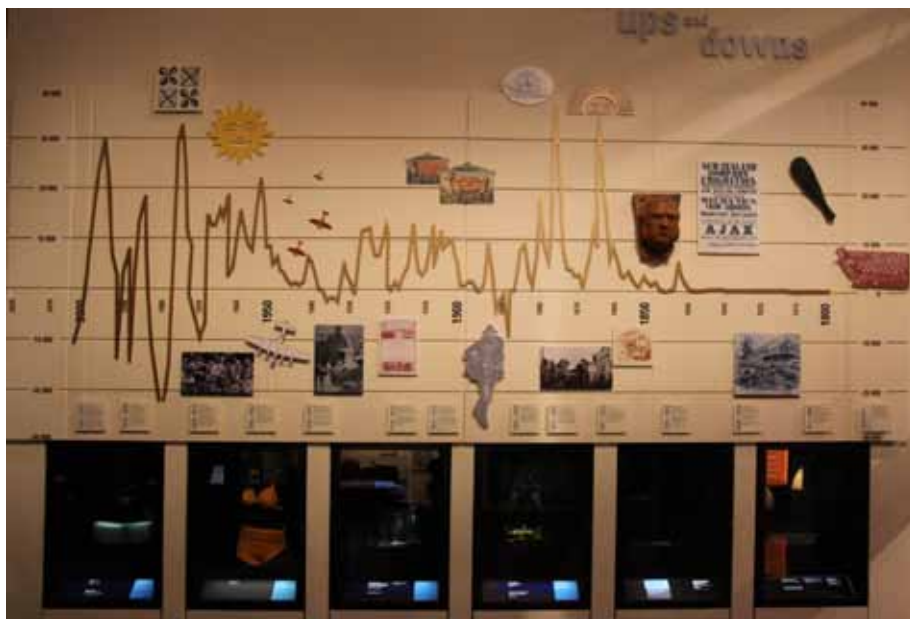


圖 28. 19 世紀以降之紐西蘭移民年代表。維多利亞時代的移民者，主要來自英國。毛利人稱白人為 Pakeha。(攝影／楊翎)



圖 29. 二戰時，波蘭孩童難民輾轉顛沛來到紐西蘭的時代背景和路徑。(攝影／楊翎)

五、文化體驗、學校教育和博物館論壇

20 世紀強調博物館的 3E 功能是：教育 (Educate)、娛樂 (Entertain) 和充實人生 (Enrich)，21 世紀的博物館將 3E 功能進一步反轉，強調博物館：探索 (Explore)、參與 (Engage) 和享受樂趣 (Enjoy)。以「毛利探索中心」(Te Huka ā Tai) 為例，更進一步提供親子共同探索、觸摸、表演、發問、體驗、學習和研究毛利文化的天地。背景的毛利巨人畫像，屹立在島嶼地景之上，導引出部落居處自然環境。靠窗側是「追尋我們祖先腳印」互動圖文版，介紹毛利戰船、水棲動植物等海路活動。中央筒狀造型的竹編標本屋內，是家族珍寶展櫃和個人蒐藏的百寶抽屜，擺放手斧、編籃、織包、斗篷、巴圖等古老和新做的物具，由此穿引家族承傳和連結的故事。周邊同時圍繞著琳琅滿目的互動遊戲裝置，如：毛利語互動故事繪板、動手做編織工藝、黏扣創作拼布、彩繪木板拼圖、傳統服飾試穿衣鏡、扮家家酒土灶和傳統根莖



圖 30. 模擬早期移民者一家 7 口擠在船艙上之臥艙空間，航向未來牛奶與蜜的新天新地。(攝影／楊翎)



圖 31.「融和展示室」強調多元族群的認同。每張臉都代表一段飄洋過海來到紐西蘭的文化，背後有著各自的移民故事。（攝影／楊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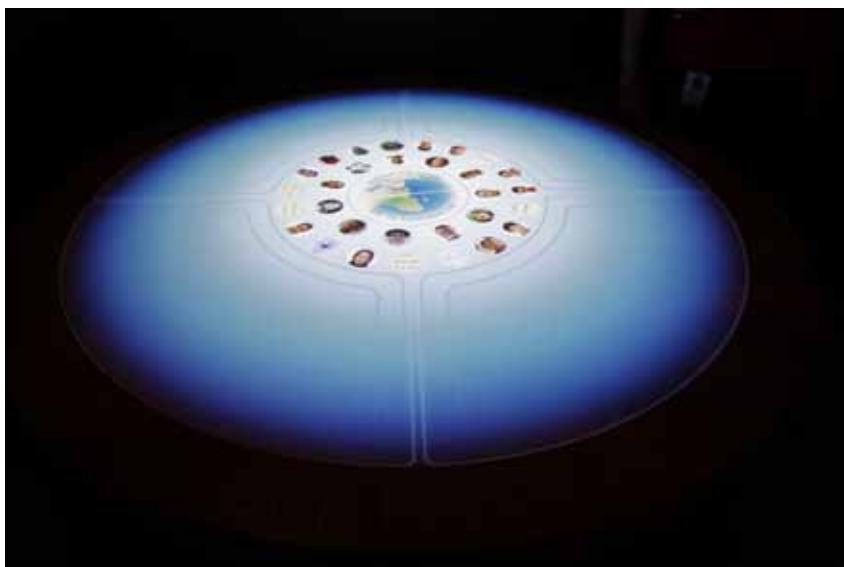


圖 32. 互動投影桌上的人臉，點下即出現屬於他／她的移民故事。（攝影／楊翎）

作物模型，以及踩高蹺、節奏棒、捻燈、甩球等各種玩樂道具，以此連結毛利孩童認知世界的方式。由於親屬關係是毛利社會的基礎，探索中心以漫畫翻板方式，介

紹毛利家族稱謂和系譜關係，以及如何用毛利語打電話向朋友問候的提示板，提供洞察毛利社會之血親、姻親和地緣層次的關係。來訪者亦可利用研究小間的雜誌、

書籍和電腦多媒體，找尋任何有關毛利議題的參考資源，以此建立個人、展品與毛利的聯繫（圖 38）。



圖 33.「天堂一角」展示 20 世紀，改變紐西蘭的故事、人民和歷史事件。此為婦權解放運動的歷史。（攝影／楊翎）

觀眾進入博物館，不再是被動接受灌輸的受詞，而是從自我出發的主詞。有別於學校的制式教育資源，探索中心強調自我導向學習、寓教於樂的互動精神。Te Papa 長年與各毛利部落學校合作，每季推出來自不同部落學童的作品，懸浮於天花板和牆面上展示，多為結合毛利傳統元素和現代裝飾藝術表現。其中有一面牆貼滿來自紐西蘭各地上千所學校的羽狀樹葉創作，每片都代表來自島上不同角落一位學童的學習分享和祝福。在毛利新年（南半球的冬天）時，Te Papa 將活動包寄給學校並附回郵信封，藉此傳遞毛利人歲時祭儀的知識、鼓勵不同族群孩子參與毛利文化，同時讓各地學童的作品參與博物館展出，毛利、學童、博物館間因而有了更緊密的連動關係（圖 39、40）。

要如何從過去學得經驗？我們可以研究歷史。至於如何讓過去和現在有所連結？如何以過去的經驗幫助年輕人？博物館扮演了連結歷史、珍寶與年輕族群的特殊角色。基於這樣的一個構想，我們建造了一個特殊的學習場所 Te Kakano，它代表的涵意是：我們是祖先的種子。（奧博毛利裔館員 KR-200901）



圖 34. 太平洋戰爭時，英美紐聯防，許多母親禁止女兒外出和駐紐美籍大兵約會，成為口述歷史的一部分。（攝影／楊翎）



圖 35.「回到那個時代特展」
展示紐西蘭不同年代的物質
文化。(攝影／楊翎)



圖 36. 十字架象徵戰爭的結
局：塵歸塵，土歸土。(攝影
／楊翎)

奧博以毛利語「祖先的種子」，為「太平洋資源中心」(Te Kakano Information Centre)命名，緣於古諺云：「我永遠都不會迷失，因為種子種在 Rangiatea（家鄉）」。空間分為3區，右側為圖書諮詢專區，前方則為席地閱讀視聽的空間，左側電腦區連結數位典藏資料庫首頁，並可連結世界各蒐藏大洋洲藏品的博物館。配合展示主題，不定時推出專題對談或說故事活動，以提供深入毛利和太平洋藏品的資訊，加強大眾對毛利、太平洋島嶼有形與無形文化遺產的認識與認同。

此外，奧博以「到奧博欣賞世界上最大和最有價值的毛利珍寶、體驗紐西蘭毛利文化經驗」作為「毛利文化展演秀」(Māori Cultural Performance)的行銷賣點。這是奧博廣受歡迎的節目秀，有20年以上的歷史，現由 Mana Whenua 部落表演團體承包，每年須提報節目計畫書給奧博觀光服務部門審核。文化秀每天開場之前，穿著傳統毛利服裝的男女團員，分別在前後大廳入口處，以吹法螺號角、甩球或戰舞肢體動作吸引觀眾注意，隨後將觀眾帶到毛利廳貯藏屋前集合，進行開場介紹，



圖 37. 電腦互動生存遊戲問題：20 世紀初，如果你是毛利人，如何在紐西蘭生存？（攝影／楊翎）

再將持票觀眾帶入表演廳坐定位。舞臺表演時間約 15 分鐘，內容包括：傳統 Haka（戰舞）、甩球舞、竹竿舞等，結束後團員回到毛利會所前，與出場觀眾做短暫地互動和拍照留影。團員會為參加付費導覽觀眾披上白色披肩，以利識別付費者身分。顯然，在文化體驗和觀光包裝的外衣下，外包經營的毛利表演團體，已將毛利文化當成商品，依付費與否來決定釋放訊息的厚度。

Te Papa 是國家表現、探索、保存文化遺產和增進自然環境理解的知識論壇，用以珍惜過去、充實當下和迎接未來的挑戰。（Te Papa, 2011: 11）



圖 38.「探索中心」是專為兒童和親子觀眾造訪的天地，以動手做、遊戲為主，經常與毛利部落合作。拜訪毛利朋友的家，首先認識毛利家族關係系譜與稱謂。（攝影／楊翎）

Te Papa 的「毛利會堂」(Te Marae) 是國之論壇溝通象徵物，也是傳統文化再創造的具體呈現。空間分為 marae atea（相遇的地方）和 wharenui（會所）兩部分，作為 Te Papa 的精神中心、舉行慶典儀式、多元功能活動的公共聚會場所。粉彩色系的會所外型，宛如前衛藝術浮雕作品，由毛利匠師雕刻而成。圖紋內含傳統會所創生神話意象，揉合西方、亞洲和玻里尼西亞的美學設計，以此連結毛利祖先，並迎接世界各地人士到訪，映照近兩百年來在此相遇的不同文化。由於會所是毛利人自古相傳協商溝通的空間，為確保其能包納各方需求的靈活性，規劃過程並



圖 39. 許多毛利部落學童的作品，結合傳統與現代元素，懸於天花板上，是毛利部落、學校與博物館共同參與的成果展現。
(攝影／楊翎)

廣泛諮詢各部落族長、老師、牧師、家長、藝術家、農民等各界人士意見，以期滿足各風俗背景人群經驗，提供分享家譜故事、匯聚互相激盪協商、抒發意見想法、相互理解等多種用途，具體展現雙重文化身分的認同、發展多元族群合作的夥伴關係國家宣示（圖 41-43）。

六、文化行銷與全球布局

Te Papa 50% 支出費用來自中央政府預算，另 50% 來自財源自籌，錢是我們未來首要面對的課題。(Te Papa CEO-MH-201211)

當面對議會預算審查質詢時，我們主張就是因為有博物館的存在，才吸引海內外觀光客前來我們的城市，進而帶動地方相關產業的經濟發展。(Te Papa 館員 SS-201211)



圖 40. 來自全國毛利部落學校學生的學習分享紙片，貼滿整個背牆。每片羽狀樹葉，都是一位學童分享的故事和祝福。(攝影／楊翎)



圖 41. 毛利會堂是 Te Papa 舉行歡迎儀式、慶典的重要場所。入口的毛利聖石水池，旨在傳達潔淨祝福的傳統。（攝影／楊翎）



圖 42. 現代毛利會堂象徵國之論壇，本身即是一項當代藝術設計的活展示（攝影／楊翎）

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競爭的浪潮下，不論是地方⁷或中央政府，為節縮開銷，逐年緊縮預算，降低補助比率，激化博物館朝財源獨立自籌或公辦民營方向發展。自始作為知識的殿堂的博物館，在後國家經濟時代，面對以市場利潤為主導

的文化經濟政治，處處考驗著非營利組織的生存哲學。為期挹注籌展費收入，奧博和 Te papa 同時透過展示品質和格局的提昇，籌辦各項國際超級巡迴特展，以求打入世界博物館市場。

2006 年奧博推出「Vaka Moana 國際

⁷ 奧克蘭博物館 2009 年度預算，約 75% 來自奧克蘭周邊地區 7 城市地方議會信託理事會的稅收。



圖 43. 彩色透光玻璃，以當代毛利藝術家創作之山牆造型為圖案。(攝影／楊翎)

巡迴展」(2006.12-2007.4)，在提案之初，便向環太平洋國家的博物館行銷，以南島語族出發和遷移的方向，作為巡迴展移動的路線⁸。Te Papa 也不遑多讓，除了與亞太國家博物館互相連結，更積極向歐洲、美洲博物館市場布局，以提昇南太平洋文化的能見度與附加經濟效能。2007 年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推出「紐西蘭蒂帕帕國家博物館珍寶名品展：毛利樂園的眾神展」(2007.1.23-3.18) 後，聘請紐西蘭駐上海總領事擔任國際關係部主任，向中國博物館投石問路⁹，陸續推出：「屹立的毛利」

(E Tū Ake: Standing Strong Māori exhibition)¹⁰、「鯨魚」(Whales: Tohorā)¹¹、「瘋狂昆蟲實驗室」(Big Mad Bug Lab) 等超級大展，在歐美洲巡迴。基於毛利和臺灣原住民同為南島語族，Te Papa 亦試圖與臺灣建立展示研究合作關係。

兩館知識架構所呈現的雙重文化主義國族認同，反映兩百年來西方殖民、去殖民的流離系譜，泛太平洋認同意識的反轉和崛起，同時也突顯後殖民社會複雜問題的本質。雖然國際巡迴展，帶有產生利潤的市場目標，但展示主題也無不和毛利原

⁸ 巡迴地點：日本大阪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2007.9-12)、臺灣臺東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8.2-5)、臺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008.7-11)、澳洲雪梨的國家海事博物館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2008.12-2009.5)、坎培拉的澳大利亞國立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2009.6-10) 展出。

⁹ 2012 年在中國為 3 項展示掀開序幕：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毛利碧玉：新西蘭的傳世珍寶」、「布萊恩·布瑞克：鏡頭裡的中國和新西蘭」、上海中國美術館的「子午線：新西蘭博物館當代藝術」展。

¹⁰ Te Papa 首展 (2011.4.9-6.26) 後，接續到法國原初藝術博物館 (2011.10.4-2012.1.22)、加拿大文明博物館 (2012.11.21-2013) 等地展出。

¹¹ 巡迴地點：美國首府華盛頓的國家地理博物館 (2008.10.15-2009.1.18)、堪薩斯的探索館 (2009.2.28~2009.9.7)、匹茲堡的卡內基自然史博物館 (2009.10.31-2010.5.2)、波士頓的科學博物館 (2010.6.20-9.14)、加拿大多倫多的安大略科學中心 (2010.11.4-2011.3.20)、美國芝加哥的費氏博物館 (2011.5.20-2012.1.15)、多倫多的加拿大自然博物館 (2012.3.2-9.3)、克利夫蘭自然史博物館 (2012.10.19-2013.1.27)、紐約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 (2013.3.23-2014.1.5) 等地展出。

住民及太平洋島民有深刻鍵結的關係，順應可變與不可變的後典範博物館興革。至今紐西蘭全國博物館和美術館總數近 4 百座，蒐藏歷史物件超過 1 千萬件，每年平均推出 1 千場展示和出版刊物，吸引 5 百萬的觀眾參觀，其中外國觀光客占大多數。除了財源籌措外，當代博物館的重心，主要放在社區關係的充實方面，包括加強設施、蒐藏、活動、產品和服務等，博物館並同時扮演國家遺產、教育、休閒、觀光的重要角色，作為紐西蘭改革創造和國家意象的表徵。

結語

博物館新典範的樹立，常萌芽於大社會發生危機之時。從覺察、懷疑、挑戰、革新，到舊典範崩解和新普世價值體系的出現，往往歷經長時間的抗衡、顛覆和對話的過程，從而轉折出不同的認識論基礎，來掌握社會集體之共享實踐思路。

大英帝國政府對於紐西蘭殖民地統治，催發了現存兩座最重要的博物館——奧克蘭博物館和殖民地博物館（Te Papa 的前身）的興立。早期博物館和人類學的發展，與歐洲世界性擴張和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同步，帶有強烈的殖民主義色彩。19 世紀的西方中心的演化論，提供蒐藏分類、研究敘事和展示排序種種方法，毛利和太平洋島嶼原住民遂成為文化等級下「奇風異俗」或製造原始藝術的「他者」。二戰之後人群流動劇增，面對社會結構的重組與裂變，挑戰長久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知識霸權。當時博物館對毛利或太平洋島嶼物質文化缺乏理解，加上文化機構面對可能改變的不確定性，有著極端的不安全感，於是政府重新定義主流文化規範，透過博物館作為國家政策宣示的溝通平臺，強化過去被刻意忽視、遺忘的原住民歷史敘述和知識系統，用以凝結多元族裔對國

家認同，同時反映了後殖民世代思維的現代性。

奧博、Te Papa 分別是由大奧克蘭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經費挹注的博物館。自殖民地時代開始，伴隨紐西蘭從殖民地走向後現代國家，直至現有的規模，承接解殖民力量的興革與蛻變。從物質文化、神話傳說、儀式舞蹈、歲時祭儀、生命禮俗等知識經驗中，兩館各自汲取毛利參照元素，映射在更巨觀的文化象徵結構中，透過展場配置、導覽路線、親子互動設施、探索與資源中心、展演秀等多采多樣的形式拼接，各自形成多元的樣貌。由於，展演決策和知識生產的主體，最終仍回歸到「人」的本身，「人」才是意義背後的核心，人的主動或是不知覺的主動，或是有抵抗的主動，都會賦予物件不同的價值，這些被支解分離的傳統價值，跨越了時間與空間，在推陳出新的展演情境中拼組建立，持續與流動的觀眾互動。就像在萬花筒中一樣，參與觀眾可見之文化碎片組合模式，無論多角度的呈現是多麼驚奇有趣，重要的是能夠從原有異己文化結構中，抽離出索引性的因子，組構成類近文化的經驗 (experience-near)，擴散「文化相對觀」視野。

紐西蘭雖然地處海角，與世界體系卻有深厚的鍵結。博物館的自然與人文蒐藏具備 160 餘年的經典和深邃，面對島嶼生態和族群間的複雜創傷糾葛，力圖尋回被刻意貶抑的歷史真相，重建自然與人文環境的原初與純粹，尊重不同族群自我論述的主體性，同時也建立獨特的國家展演論述。當代展演空間的後設思維，內含解構殖民歷史與政治的強大論述力量，是一種尋求再現整個太平洋世界的現實性，以及人群生命型態的描述。除了不斷地透過圖像和物質去喚起社會和文化的全體性，也運用現代毛利視覺藝術作品，反映當代文化的認同、持續性和變化思潮。

綜言之，博物館以後典範 (post-paradigmatic) 恆續交錯流動的建構立場，因應後殖民時代族群認識論不斷變化的需求與挑戰，在重塑島嶼記憶的同時，也在創造新的紐西蘭國家符號。

誌謝

本文承教育部「世界南島（臺灣地區以外）學術研究、交流暨人才培育專案」補助田野經費，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 矢野將，2000。ハワイキー Hawaiiki。刊於石川栄吉、越智道雄、小林泉、百々佑利子監修，オセアニアを知る事典，頁：234。東京：株式会社東京印書館。
- 趙恩潔譯，Hanson, A. 原著 (1989), 2009。毛利文化的發明／建構 (The Making of Māori: Culture Invention and It's Logic)，童元昭主編，群島之洋：人類學的大洋洲研究，頁：175-20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 (Auckland Museum, AM), 2002. Guide. Auckland: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
- , 2009. Taonga Database. Electronic document. Retrieved June 16, 2015 from http://teka-kano.aucklandmuseum.com/home_maori.asp?database=maori .
- , 2010. Māori Culture. Electronic document. Retrieved Jan. 11, 2015 from <http://www.aucklandmuseum.com/?t=5> .
- Awatere, D., 1984. Māori Sovereignty. Auckland: Broadsheet.
- Bell, C., 1996. Inventing New Zealand: Everyday Myths of Pakeha Identity. Auckland: Penguin Books.
- Brooking, T. and Rabel, R., 1995. Neither British nor Polynesian: A brief history of New Zealand's other immigrants. In: Greif, S. W. (Ed.), 1995,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New Zealand: One people, Two peoples, Many peoples? pp. 25-47. Palmerston North, N. Z.: Dunmore Press.
- Dominion Editorial, 1996. Museum runs off the rails. Dominion (Newspaper), 13th March.
- Gell, A., 1999. Vogel's net: Traps as artworks and artworks as traps. In: The Art of Anthropology: Essays and Diagrams, 1999, pp. 187-214.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 Gore, J. M., 2002. Representations of History and Nation in Museums in Australia and Aotearoa New Zealand-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and the 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 Hakiwai, A., 2005.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Museums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 A Māori viewpoint. In: Corsame, G. (Ed.), 2005,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pp. 154- 162. New York: Routledge.
- Ireland, K., 1991. Echoes from a snail's shell. In: King, M. (Ed.), 1991, Pakeha: The Quest for Identity in New Zealand. Auckland: Penguin Books.
- Kawharu, H. I., 1989. Māori and Pakeha Perspectives of the Treaty of Waitangi.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ne-Wheoki, J., 1995. Beyond objects: Defining and communicating cultural relativity in New Zealand Museums. *In*: Museums Australia (Ed.), 1995, *Communicating Culture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Museums Australia, Brisbane, 21-25 November 1995. Brisbane: Museums Australia Inc.
- McManus, G. W., 1988. *Nga Whare Taonga Me Te Tangata Whenua o Aotearoa: Museums and the Māori People of New Zealand*. MA thesis. Museum Studie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 Mead, H. M., 1996. Te Māori: A journey of rediscovery for the Māori People. *In*: *Māori Art on the World Scene: Essays on Māori Art, 1985*, pp. 207-211. Wellington: Ahua Design & Illustration and Matau Associates.
- Mead, S., Sullivan, A., Simmons, D., Salmond, A., Kernot, B. and Sciascia, P., 1984. *Te Māori: Māori Art from New Zealand Collections*. New York: American Federation of Arts.
- MoNZTPT National Services, 1997. *Bi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Museums of Aotearoa: What is the Current Status? – Ki te Whakamana i te Kaupapa Tikanga-a-rua ki roto i nga Whare Taonga o te Motu: kei hea e tu ana?* Summarises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 National Services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Museums Association of Aotearoa New Zealand Te Ropu Hanga Kaupapa Taonga. Wellington: MoNZTPT.
- 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 (Te Papa), 2011. *Te Papa: Your Essential Guide*. Wellington: Te Papa Press.
- , 2013a. *Collections Online*. Electronic document. Retrieved January 2, 2015 from <http://collections.TePapa.govt.nz/>.
- , 2013b. *Brochures*. Electronic document. Retrieved January 2, 2015 from <http://www.tepapa.govt.nz/SiteCollectionDocuments/PlanYourVisit/TePapa.Generic.Online.Brochure.Chinese.pdf>.
- , 2013c. *E Tū Ake: Standing Strong*. Electronic document. Retrieved January 18, 2015 from <http://www.tepapa.govt.nz/WhatsOn/exhibitions/ETuAke/Pages/default.aspx>.
- , 2014. *Exhibitions*. Electronic document. Retrieved May 18, 2015 from <http://www.tepapa.govt.nz/WhatsOn/exhibitions/Pages/Allexhibitions.aspx?exhibitiontime=Current%20exhibitions&exhibitiontype=All>.
- O'Regan, G., 1997. *Bi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Museums of Aotearoa: What is the Current Status? – Ki te Whakamana i te Kaupapa Tikanga-a-rua ki roto i nga Whare Taonga o te Motu: kei hea e tu ana?* Wellington: Museums Association of Aotearoa New Zealand.
- Park, G., 1999. *Going between goddesses*. *In*: Neumann, K., Thomas, N. and Ericksen, H., 1999, *Quicksands: Foundational Histories in Australia and Aotearoa New Zealand*, pp. 176-184?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 Park, S., 1986. *An Introduction to Auckland Museum*. Auckland: Auckland Institute and Museum.
- Simmons, D., 1984. *Auckland Institute and Museum Annual Report 1984-5*. Auckland: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
- Spoonley, P., Pearson, D. and Shirley, I. (Eds.), 1990. *New Zealand Society: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Palmerston North: Dunmore Press.

- Tapsell, P., 1998. *Taonga: A Tribal Response to Museums*.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 Thomas, N., 1994. *Colonialism's 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Ringwood, VIC: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R. J., 1989. Māori identity. *In*: Novitz, D. and Willmott, B. (Eds.), 1989,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New Zealand*. Wellington: GP Books.
- Zodgekar, A., 1990. Population. *In*: Spoonley, P., Pearson, D. and Shirley, I. (Eds.), 1990, *New Zealand Society: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pp. 293-309. Palmerston North: Dunmore Press.

作者簡介

楊翎現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展示組副研究員。

Post-paradigmatic Evolution of Museums in New Zealand: Remodeling and Performances of the Memory of the Islands

Lin Yang*

Abstract

New Zealand marks the southernmost region of the Austronesian distribution and one of the final destinations for Polynesian immigrants. For the past 400 years, western colonial domination of these Pacific islands has affected the role of museums in the shaping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Museums simultaneously reflect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colonized in the face of colonial experience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colonial power. Based on the examples of New Zealand's two oldest museums,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 (Auckland Museum) and 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 the aims of this paper are to discuss the evolution,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relevant performance facilities of indigenous Māori, and investigate how both museums create links that cross time, space and ethnic groups to aspects such as power, space and art, thus objectifying bicultural identity on a national basis. A museum is a national symbol and an important sit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odernity. Narrativ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ethnicity shown in museums are accompanied by growth and decline in colonial genealogy and power struggle of diverse ethnic cultures, with shifts among conflicts, purification and compromise of social momentum. Furthermore, museums are deeply embedded in resha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nial and de-colonization memories. According to turnover and redefinition of center and boundary ethnic in recent national policy, museums must seek a path to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cultural relativism concept", in an attempt to show the width and depth of the diverse "self-ethnic center concept" in the sequence of ideas post-paradigm. This will allow museums to guide audiences of different identities and backgrounds in gain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mselves, empathizing with others and moving toward the ideal of a post-modern country.

Keywords: Pacific islands, Māori People of New Zealand, cultural performances,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 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 post-paradigm

* Associate Curator, Exhibits Department,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E-mail: nmns.679@gmail.com